

重錄
總校
官傅
郎
子
萬

學士
員
陳
以
勳

分校
官
傅
郎
子
萬

書寫
儒士
員
吳
仁

圖
點
監
生
員
林
江
松

董
仲
松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六 十八陽

堂

堂名二十二

思賢堂

元一統志在綿州宅繪楊子雲杜子美李白樊紹述蘇易簡歐陽永叔司馬君實蘇子瞻唐子西九賢像一在成都

府郡治蓋杜工部蘇東坡文學士三賢像台州志堂在辟學桐華文簡公士安章文簡公得像元章簡公綽皆舊侯有惠政後至宰輔費州府志堂

在黃陂縣尉廳程珦調官于此二程先生實生焉後人思慕之因以為名

嘉熙兵廢此陵志堂在道院西嘉泰間趙守善防建永陽續志堂在常衙

廳東本清風道院故基並金知郡任內起造蘇州府志堂舊名思賢亭祀

韋白劉三刺史在府治古木蘭堂之左中更兵火紹興二十八年將壞重

建改曰三賢堂三十二年洪遵又益唐王仲舒宋范文正公更今名唐刺

史左司郎中洛陽韋公唐刺史太子少傅太原白公興地紀勝堂在瑞昌

雙溪通道之傍元祐中縣令朱楚材建因唐元次山立容州志堂在容州

祀元結次山王翊宋胙戴叔倫幼公章丹文明本朝王次翁丹訓耕織典

學校結身諭堂。綏定八州。桐檜珍賦。帥悉復故地。叔倫招懷夷落。威名遠播。廣德軍志堂在廣德軍學。繪文正范公仲淹。紫微錢公公輔。數文洪公興祖。皆以興學校之功也。永州志堂在永州學。繪周漁溪范忠宣。范內翰鄒道卿張忠獻。共為一堂。榜曰思賢。建安志隆興初。陳正於郡治東為堂。後韓元吉於北園得楊文公詩碑。立於堂上。命之曰思賢。永豐縣志至和初。段維為宰官舍。置思賢堂。維揚志堂在州學。嘉定戊辰。教授彭方嘗建七賢堂以祠忠獻韓公。曾文忠歐陽公。曾集賢劉公。曾正獻呂公。曾文忠蘇公。然忠肅陳公。曾忠敏任公。曾實慶元年岳公。攝守是邦。撤而宏大之。以內翰王公。而稱正獻杜公。而孝肅包公。而質肅唐公。而忠穆呂公。而清學術名節。亦七賢之亞。併附益焉。扁曰思賢堂。今繪像凡十有六。元憲宋公。侍郎鄒公。侍御李公。而清獻崔公。其之。皆端平以後所增也。岳珂記曰。有土而祀于國。其享以世。古之制也。有德而祀于學。世逾久而德逾尊。其享以人。雖戾乎古。因民心也。國之祀有常。世盡而毀。禮極而殺。征而載主。遷而勝社。所以祀者。惟其有是土也。德降而殫。衛絕以家。紀去其國。泯然而民莫之思。則昔之祀者。勢也。非心也。民之祀無常。因時而置。守令設邸。而朝京師。獻酌奉祀。一於王室。其有土者。固不必有祀。

也。遺烈在焉。桐鄉之祠。睢陽之廟。雖閱千歲。常如一日。則後之祀者。非復
繫乎土也。心而已耳。是故恃德者。餘恃物者。遠。餘。餘者。常足以動夫人之
加勉。一物之失。所恃則晉楚之富。齊秦之權。終不能一日。疆附于天下。此
天理世變之相。為低昂。而非特闕乎區區鐘鼓俎豆之末。言舉斯心。以占
乎民愛忘一機。斷可識矣。揚州古都會。自禹鑄鼎奠方。迄今民與地俱。歷
萬古而不易者。僅可一二數。三代而上。折封啓胙。介于勾吳。弗復詳見。跡
漢迄唐。裂地而王。分部而刺。建國而掌。以內史名郡。而長以大守。府而都
督。軍而節度。圭組相望。前英後哲。今幾何人。方居位時。駟車駝馬。崇牙列
森。舞六脩。驅八駿。尊崇赫奕。固足以窮一時之盛。年運而往。情隨事革。凡
拓于國。配于社。祭野如汚。泣碑如峴。慨不少存。惟五賢者。祀于泮宮。歲時
牲幣。具禮無廢。又有配位。以脩其食。斯人也。非德足以垂世。足以及民。足
以固結其心。使至於久而不可解。而誰為之也。珂生最晚。嘉定癸未歲六
月。以東淮讓節。來攝守符。始至而謁先聖。又拜于東序。顧瞻遺像。問之邦
人。則指而曰。韓忠獻也。呂正獻也。歐蘇二文忠也。集賢劉學士也。是皆嘗
以名德之重。位乎吾邦也。又指配位曰。諫議陳任二君也。是立節符靖間。
直聲在國史。而墓乎吾鄉者也。相與咨嗟涕淚。以思民則曰。安得復見治

平元祐之世者乎。士則曰。安得數君子尚在。使之極承趨隅。以迎聞見乎。官與吏則曰。安得所事如此。諸賢得以稱其職。而安其業乎。珂退而嘆曰。彼若人也。仕而歲年。祀而百世。思而至于今弗渝。紹聲猷。繼軌躅。其無人乎哉。既又曰。思而祀。祀而久。是必非苟然者。懷懷祀祀。以急于而思是有位者之責。不可以弗善也。會還聲方亟。力且未暇居一年。珂將合符以歸。郡有故事。以錢二百萬贖。珂顧不取。則近名。又謹不可入私橐。乃備以美俸盡歸于學。俾博士陳君至。幕府艾君且撤而新焉。儀圖先賢以附益之。覽于圖牒。喟然作曰。是邦也。昔之守者如杜正獻。呂忠穆。以勲以德。致隆平而佐中興。非韓呂之亞歟。如王內相。以文通劇。致時君。沾丐後學。非歐陽蘇劉之倫歟。如包孝廟。如唐質廟。直節洞穹。壤勁氣沮金石。其耿二諫議。又異世而若合符節者。列之新祠。以對風烈。夫孰曰不宜。於是縣壘堊。徑以尊繪事。築堂峙廡。以侈神庠。亦既考室。又自錄所。治什器。飾牖闥。銜。繼遣送以相其成。竣役之日。珂既還治南徐。不克執奠。揚之士民。相帥共集祠下。酌酒以落之。有出而揚解者曰。君子之有斯士也。求以獲乎民者也。是數人者。非有以獲乎民。則昔雖祀也。安在乎人之不我去。今雖增也。安知乎人之必我從。夫尚安靖以壽國脉。起難危而定邦紀。振斯文以植。

名教守遺直以追古誼。一于此獲乎民之共也。起敬起慕。無厭無數。舉之
而人莫敢廢。益之而龜弗克遺。是其獲之也。以心也。不以外也。世可久也。
祀可損且益也。在人心者。其可泯乎。彼刻桐丹楹。飾則華矣。賜瓚銘鼎事。
則夸矣。抑斯堂之所託。以不朽者。端不在是。繼自今建隼馮熊之士。接武
以幸吾土者。苟惟登斯堂。睹斯像。尚友百世。膏澤下乎民。馨烈昭乎時。則
因心之祀。方且日增月衍之。未艾奚止。如今日之所觀。二或反是。則車馬
羽旄。不足以動喜色。詩歌金石。不足以文實行。是雖輪奐之美。聲容之盛。
百倍於往昔。而斯民之心。亦不過感今而慨古。徒有不勝其思者矣。有土
者果何擇耶。二君以書來告。珂不走也。承乏而亟代。已無與乎此。抑人有
公言。蓋所以望夫居位者也。使斯言而常存也。則凡三日之謁。二序之薦。
每一見之者。必且肅然動心思。有以大慰乎邦人之願。珂也。蓋亦有斯須。
經始之榮焉。孔子曰。見賢思齊。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
是。後之為政者。舍孔顏其何師。用琢樂石以聲民意。實慶元年四月辛卯。
朔朝奉大夫司農少卿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
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岳珂記并書。又詩云。傑宇聲聯接孔
牆。盛朝人物仰堂堂。憑熊曾識棠陰節。睇驥何堪執政揚。配祀有人存折

檻奉祠無路愧題梁。平山遺像猶多闕。幸趁春風薦羽觴。汪統思詩。
 詩書流澤自宮牆。祀謹先賢配孔堂。黃道中天臨下土。清時羣牧感惟揚。
 固應奕世思功德。曾為皇家作棟梁。生晚敢期師軌躅。寒泉一勺薦春觴。
 永陽志。張商卿永陽思賢堂記。思賢堂者永陽郡廳後希貞堂之故址。
 太守張商卿所創建也。郡經兵火。廳圯而堂亦不存。今垂六十年。瓦礫丘
 墟。榛莽翳蔽。勝殘之氣未復見。昔病之累政。瞶眊莫敢舉。惜民力也。淳熙
 壬寅秋。予初到官。瞻顧慨嘆。暇日課卒乘。春除芟雜。繚為垣牆。念欲規恢
 遠邇。追還舊觀。尺椽一瓦。無所取辦。若待儲峙而後集事。歲不我與。冥搜
 鉢積得錢不滿十萬。厥材售之上江。厥役董之暇兵。又負僊槎。塲瓦竹蘆
 不以語民。悉營諸市。皆先優給其直。取期而償。至者不棄。幸歲屢豐。工用
 畢集。明年堂成。凡為屋五楹。規模輪奐。弗僭弗偏。鳩餘伺隙。致加增繕。又
 明年。周圍廊廡。悉以成告。燈夕。邦人和會。因以落之。父老感泣。合辭而前
 曰。維祿之為郡。自隋而始名。至唐李幼卿。韋應物。李紳。贊皇公出守。而名
 始彰。至本朝王內翰。歐陽文忠。張文定。曾文昭諸公出守。而名益大。壤地
 稱吳舟車之運不通。民用儉嗇。唯耕鑿是務。風俗號為近古。實皆曩昔賢
 太守薰陶漸漬。反朴還淳之賜。郡治喬雄壯。亭館無慮十餘所。希真堂乃

其一也。山川之秀。于將于觀。見之歌詠者多矣。今雖無事。標月未害于治。若夫拊摩之術。鎮靜之方。蓋亦致思前賢之施設。晝夜孜孜。舉而行之。惠顧于後者乎。遂相與頌慶。曆集中羅疇之詩。請勝之曰。思賢繫乎何人。其敢不勉。滁今為極邊郡。租稅之復。力役之寬。朝廷勞來安集之思至矣。古所謂蕭條保鄣者。可不致思。而知所先後哉。於是父老樂甚。又從而歌之曰。偉哉斯堂。知所究矣。前直郡縣。胡能就矣。滁山之木。維其茂矣。滁陽之民。維其阜矣。遲之歲月。所積厚矣。有志者竟成之。惟恐後矣。悠悠我思。式諗來者。淳熙十一年。歲在甲辰正月望日。朝散郎權知滁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屯田事。古括張商卿記。具郡志。范成大吳郡思賢堂記。吳郡治故有思賢亭。以祠常白劉三太守。更兵燹。久之遂作新堂。名曰三賢。其四年。當紹興辛巳。鄱陽洪公始益以唐王常侍本朝范文正之像。復其舊之名。亭者。榜焉。先是。公以歲五月來臨吾州。繇州南鄱望洞庭。略具區觀。三江五湖之吐吞。濤波聒天。旁無邊垠。而石隄截然。浮於巨浸之上。若有鬼神之扶傾。鯨鼉背負而湧以出也。暮夜人語馬嘶。句句不絕。公固已語其人。思常侍之功矣。周覽原田。而相其溝防。東南之播於江。東北之委于海者。脈絡繚通。堙蕪滌除。夏旱易以陂。潦水時至。不能齧渚涯。以決汙。

邪。荒寒化為參。起景祐。迄茲歲。無大浸。於是公又曰。非文正范公之勤其民者乎。退而參石記竹書之傳。詳兩賢行事。尚什百於此。韓退之名。知言。碑王之墓。隨謂治蘇。取天下。蓋遺冊。塵存於一篋。其變滅無攷者。不知幾也。文正自郡召還。遂參永昭陵大政。德業光明。為宋宗臣。道國之誦曰。文正公。而不以姓氏行馬。常白劉之餘愛。邦人既已俎豆之。語在舊碑。尚矣。王范風烈如此。且有德於吳。宜俱三賢不沒。以為無窮之思。此堂之所為得名者。嘗謂士才高必自賢。位高或不屑其官。世通患也。洪公忠宣公之子。擢博學宏詞第一。名字滿四海。餘二十年。既入翰林。為學士。未幾自列去。甫及里門。制書以左魚來矣。邦人度公且上朝謁。莫能久私公也。然始至之日。咨民所疾苦。退然不自居其智能。亟從掌故吏。訪諸賢之舊圖畫。髣髴想見其平生。公既以道學文章命一世。顧有羨於五君子者。意將述其惠術。講千里之長利。以膏雨此民。彼憧憧往來。眎桑蔭。趣舍人蒙者。慮安肯出此。夫才高而不自賢。位高而滋共其官。盛德事也。斯堂法應得書。會公使來。屬筆記歲日。成大世占名數。西郭樂其州多賢。守今之不歎於古也。文正公又吾東家丘馬。竊願說斯堂以夸隣邦。以為邑子榮。乃不辭而承公命。八月既望。州民左從事郎范成大記并書。建安志趙倪思思。

賢堂記 思賢堂者匠監周公為故端尹周公名也。紹興二十九年。端尹
公自御史出持節于閩。實為常平使者。後二十有二年。歷十有八政。而匠
監公踐其職。於端尹公則門人也。感棠陰之昔。慙念九原之不作。而其遺
風餘烈猶可以想見也。於是即治所。悠然堂之北。擲勝之曰思賢。已而匠
監公以召來中都。一日訪思曰。吾之於端尹公。義不敢忘。而名堂之意。不
可無述也。其為我記之。思辭不獲。命則復於匠監公曰。端尹公之清名峻
節。表表在人。凡吾黨類。思之豈特公也哉。然則公之所以思之。亦有深於
他人之思乎。將無近私非公乎。公曰。然。吾之思之也。固深於他人。而出於
吾之私也。是乃所謂公焉者也。始吾之學未就也。端尹公勉之。其官而要
質也。公益以宏大厲之。自其為御史。以至近從。每論薦。未嘗弗我及。而非
待我之求也。吾命數奇。公薦輒齟齬。我則感之甚於其薦之行也。噫。公其
曷可忘也已。士固感於知己。則吾思公之深。宜有甚於他人。人雖以私議
我。我固不得避也。思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足以激頹風厲薄俗矣。且
思聞端尹公之在閩。閩之人允德之。今堂之名也。將見趨其庭。升其堂。求
所以命名之故。思端尹公之賢而不復見也。莫不咨嗟歎息相戒。以久而
勿忘。則堂之名。豈苟然哉。端尹公諱操字元持。匠監公名頤字元吉。皆吳

興人於思爲夫人行淳熙十一年七月八日宣教郎太學博士倪思記朝
議大夫直龍圖閣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趙公頌書鄱陽圖志朱倚番易
思賢堂記元祐五年歲在庚午仲冬之暮南陽安侯領麾鄱陽莅政之
暇乃鳩工集材於府宇西構屋數椽彩績往昔賢太守之像自晉及隋自
隋及唐迄于我宋凡九人焉命其名曰思賢堂此安侯有志於民故思古
之賢守也爰命匠氏程功致力案稅端平楹桷齊直高甍宏開飛宇屹屹
黛梁粉壁朱丹間飾不費乎財用不勞乎民力經之營之與成之於不日
斯堂之大觀也祁祁德容有來雍雍冠弁戢戢藻服稱躬天資道貌玉裕
淵冲英暉峻發績色程功望儼即溫宛然其存明明乎盛德之士此九
賢之真像也雖然其人云沒歟猷未墜爲國進賢舉孝興廉德溢此土歷
十三年周子魚乃其人也開設庠序招來學徒翕然向風人四百餘民化
俗成千里無誅思被飛走庭集祥鳥虞允源乃其人也治扶稱竅政聲尤
著曰梁曰李卓然高步馬歷三遷係出扶風柳明世務來自河東師鄉內
史六平政通吏畏民懷刻石頌功其誰能同魯國顏公逮乎有宋慶曆之
間范文正公出守此邦以經術飾吏事以道德移風俗親養士子興薦禮
部故厓眉皓首尚能言之隋唐以還殆未之有此九賢之大業也歷世綿

遠流風善政摩德美蔭傳今不朽容貌顏色煥乎丹青燦爛屋壁與日俱
新想其風流而求其治績採於想思而知其懿美聽其歌頌而究其善政
心之云慕而形于念慮此安侯之思也傳曰在則人亡則書觀于續壁所
思思其人按于往謀所思思其事思其人不可見也思其事有可繼焉鷄
鳴而起念茲在茲思在乎心即作於其事作於其事有利於其政者行之
無已也思在其事即作於其政作於其政有利於其民者隆之無抑也此
安侯之所思有在於是故下車未朞中和樂職懷柔美政格于上下教化
明習俗成政平訟理公庭可設羅幘時無一事四民謳吟滿野和氣躋一
方生靈於春臺之上鼓舞涵泳莫知所之故士歌于庠農歌于耕行旅歌
于九達之衢百工熙熙歌于吾肆其辭曰鄱湖之水清芳可以滌吾心鄱
湖之水濁芳可以濯吾塵清斯絲心濁斯濯塵君子得之而道生小人得
之僅免乎刑則遷善遠罪有不待勸沮之行公之所思日見之成其豐功
茂績高年盛美古其有乎若夫峻亭榭崇圯壤丹楹繡栢雲楣刻楠區別
花卉崇疊倬石春賞柔條英秋酌清溪月舞女歌童遺雲迴雲珠履席上
相與快樂此豈為政之本耶與夫肅慎刑罰審決獄訟整綴簿符明嚴期
會此亦為政之小者也未若勸風化有志於民思古人之治績以復於今

矣夫興功立事有為於世者或相期於同時或相望於異代此立堂所思之深旨也余鄰里相比雞犬相聞與夫親承下風播在人口得之尤詳故輒叙陳於言元祐六年宋鄭鄴鄴溪某江寧縣思賢堂記 自太祖皇帝得天下命曹冀王以舟師取江南拔其都以為江寧府當時之富貴繁華隨而磨滅乎荒壘斷塹之間然其左江右山龍虎蟠踞猶有故都之氣象故東南為會府江南以東諸郡皆屬焉朝廷選用刺史常以宿德老儒俊人之臣以鎮故其施設條教皆有美蹟以見於時及其既去則遺風餘烈猶灑然在人耳目想子耕夫里巷之老或能稱道之好事者又圖其像藏之于家濮陽吳仲庶以龍圖閣直學士來莫是邦一之日吏畏二之日民懷事無鉅細從容辦於尊酒笑談之間遂能於閑暇時搜訪前人為治之道迹恐其零落而不復傳繄然思以表襮之因得民間所藏畫像自給事中賈公而下凡二十有二人命善工憲圖於翠光亭而易其榜曰思賢堂印印如大圭振振如白鷺纓冠束帶渺然有愛君澤民之意登是堂者則必相像乎其為人遂從而知向之治行得失之效以襲以章與時而弛張之則庶乎於此亦可以謀政矣以仲庶之才懿美守金陵固足以為良刺史而猶惓惓愛慕昔賢之不已且以告來者茲非樂善之君子哉仲庶嘗為

御史諫官。數更藩府。朝廷益知其能。不久當去。此則郡人又將圖其像以綴其次。異時來者思仲康。猶今日之思衆賢也。無疑。熙寧二年三月鄭某記。強祠部集湯陰縣思賢堂記。龍圖閣直學士會稽陸公嘗為令湯陰。公去愛留。久而民思。思公不得見。輒寓其情於物。凡過公昔所居堂。必徘徊想像。若有戀而不能去。今令張漸伯因民之所慕。勝其堂曰思賢。去年公解常山帥節。移鎮全蜀。過故治邑。邑民歡呼。焚香夾道。爭拜馬首。噫。公之不為邑久矣。雖有餘風遺愛。在民耳目。其歡迎而望拜者。未必盡當時之人。猶喜公若是。使其人盡嘗親被公惠。與其方去邑之時。其喜若思。宜如何也。公為詩以道邑民之勤。漸伯并刊諸石。始公能以善政使民思。今漸伯能名堂以慰民之思。民之思止於跡。漸伯能思公。所以為賢而履其實。苟去而他日過此。安知不能使湯陰人如望陸公於前日也。陸公字介夫。名諱熙寧三年四月初六日記。

陝州思賢堂記 奉訓大

夫古燕李侯知陝州之明年。余適齊過之。而見禮焉。聞曰。守寢舊以雅政名。自翰林高侍御更曰思賢。既大書揭之。願有記。余謝不文。且罷于行役。未遑也。已而寄聲速之不置。乃不得終辭。惟古人于盤盂几席之屬皆有銘。欲其見而有警。無間于有所事焉者耳。名堂之義。蓋取諸此。聞之昔者。

文王之在豐也。使周公為政于內。召康公宣布于諸侯。而江沱漢汝虞芮之人莫不從化焉。當召公之循行布政也。時怨乎棠樹之下。人思公德。愛其樹。不忍傷之。甘棠之詩所由作也。夫子取之。垂示萬世。于以見聖賢盛德至善之致。民不能忘。與夫斯民秉彝好德之良心。若是其至也。此古今海宇之所同然。况陝郊寔公他日分主西諸侯之境土。其長民君子。職未承流宣化者。宜其思公之深不能自己也。高子可謂知言矣。然君子則非徒若民庶思人愛木而已也。必思有以盡吾職分之所當為。究夫聖賢之治舉而措之民也。夫召公所布之政。即文王之政也。即制田里。教樹畜謹庠序。導其妻子。使養其老。而凡天民之窮與廢疾無告者。皆有常鍊者也。今天子發政施仁。大告萬民。別淑慝。問疾苦。賑流徙。罷虞衡。恤惇獫。稟吏勸農勸分。慮囚戢盜。哀矜保惠之誠。昭昭乎煥發天語之表。無非為斯民者。真與文王異世而同符也哉。要在臣下將明推轂。以及元元使之久而不息焉。爾康公之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庶人。故人臣之職。無他。為上為君。為下為民而已。文王之政。誠善得召公而後盡善。故周頌曰。於乎前王。不忘終歸美于上也。所思若是其庶幾矣乎。余於是。有以賀陝之人。將涵濡上之德澤于無窮。又將見人之思侯。復如召公矣。嗣政

君子不替而有引焉。是使後人復思後人亦無窮也。侯名得字公讓。仕于朝以能名。治陝有清惠云。大德癸卯九月望日記。宋蘇頌讀集題楊氏思賢堂記。楊公守臨汝。俛仰八十載。推遷城市。非散落篇章在外。物固難必清名。竟安賴孤亭在洲渚。斜日到冠佩。飛翔棟宇回。混蕩波流對。稍存楸梧。高太翦。孤蒲穢。遺編訪諸子。翠石補前廢。吏民亦潛然。未替甘棠愛。許綸詩取善。乃與為善。見賢合思賢。賢公。平何苦愛士。富者惟欲求田。劉昇山集思賢堂詩懷薛令。創始人何在。空堂草棘侵。衝門狐鼠急。完柱蠹藏深。羽化王喬鳥。塵昏子賤琴。獨嗟民困甚。誰繼昔賢心。孫觀詩題蕭君築室江上。館李先之先之既沒。李伯紀名其堂曰思賢。扁榜銀鈎動。褒題哀相尊。天邊玉樓去。江上草堂存。蠅附俄千里。龍登有一門。蕭郎傳舊業。擊水看鯢鯢。相國開藩日。樞庭放鵠時。碧油來駐節。彩筆坐題詩。有客皆如此。知君更不疑。相逢一笑喜。空恨十年遲。堂中有李白紀徐師川詩。時李忠定公詩。玉筍峯邊蕭史居。拂雲松竹散扶疎。妙年氣節慕前輩。故老風流空結廬。幸有江山供一覽。自應圖史足三餘。何時海內干戈息。借我茅齋與著書。

二賢堂

濡須志。巢許二賢堂。在巢縣風水山。寶慶元年。縣令胡煥建。元一統志。堂在饒州府。二賢。唐顏

真卿宋范仲淹也。舊在永寧寺之側。中更毀廢。今新建于郡治後圃之西。范文正手植松之傍。舊志郡治舊有慶朔堂。范仲淹為守時所建。洪邁記有仲淹手植九松。仲淹詩有云。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憶著成離恨。祇託春風管句來。又云。舊有思賢堂。王十朋所建。亦為二賢設也。堂記云。魯郡顏公文正范公。皆以精忠大節。留滯竹符。其流風餘愛。民到于今歌舞之。及載得心堂。取吳芮得江湖間人心之義為名。又有思軒。俱在郡治。皆范仲淹所建。今併書之二賢堂下。以存思賢之意云。瑞昌志縣前蒼城墩。舊有元次山蘇東坡祠堂在其上。故名。輿地紀勝堂在州學。以祀鄉先生劉道原。吳一翁。濮州朝城志。臧公被害。司馬陳容奮然怒。不忍見臧公被害。發憤而起。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於是俱被害。時人榮之。因築堂以祀之。永陽志堂在滁州城南七里。尤表記。興舊起廢者為政之先務。思賢尚德者風化之本原也。滁陽本淮甸幽僻處。在全盛時不能當一大縣。自翰林王公與文忠歐陽公。以天下重望屈臨此邦。二公不鄙夷其底。涵養教育如撫幼稚。方時太平。內外晏然。既不聞田里愁恨之聲。因得日與斯民同樂於山巔水厓。因自放於詩酒。二公既去。猶眷眷不忘此邦。此邦之人。亦懷公之德如懷其父母。至